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卷十九

宋 王與之 撰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

鄭司農曰二千五百家為州○鄭鍔曰書言唐虞之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而王制言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則長之為尊可知周官之制一鄉而五州一州二千五百家之衆用中大夫一人為之長如五國之長然蓋以一州之人為已衆有事而趣則為二千五百人之帥不得不重其權任以統治之

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

賈氏曰教謂十二教治政令之法謂十二教之外所施政令皆治之○史氏曰州長非獨使之相賙有教焉所以篤父子睦兄弟欽長上之道詳矣又有治政令之法所以齊不齊正不正驅其不帥教者也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

鄭氏曰屬猶合也聚也因聚衆而勸戒之者欲其善也○鄭鍔曰有邦法有教法黨正言正月屬民讀邦

法此但言讀法觀下文言正歲則讀教法如初則知所讀者為教法〇愚案餘說見黨正

李景齊曰古者人才之盛雖得之鄉舉里選之公亦其所以長養成就之者自有道也蓋以五家之比已有下士一人為之長而有以禁其奇衺之心至於教法之所示則閭胥於聚衆庶之時族師於每月之吉黨正以孟月之吉州長以正月之吉皆屬民而讀法無非導民之知所從而使之不戾吾教所以漸摩誘

掖之者詳且至矣猶未也人才不以漸而進則真賢碩能何以責備於一旦卒然賓興之日故自比長有以禁其竒衺之心而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悌睦婣有學則族師書之德行道藝則黨正書之夫所書至於黨正則是才之已成矣猶恐其或濫也州長又有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夫然後鄉大夫於三年大比而賓興之則其賢書之獻悉有以公天下先王之於人才其教之不苟而進之有

漸如此後世取人類薄其所以長養成就之者而一旦旁求博取務得真才亦疎矣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

賈氏曰上云歲時皆謂歲之四時此云歲時惟春秋二時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以百穀豐稔所以報功故云祭祀州社 ○鄭鍔曰周制春祈於社秋報於社孟冬割祠於公社則歲時不一祭也此云歲時祭社則不一時矣王安石以為歲時者則歲一屬而已殆未之攷耶

王昭禹曰因祭社民之所聚而讀法亦無所勞其民矣亦如之亦并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〇林氏曰讀法有因於時者若正月之吉之類時之所在易為知有因於事者若祭祀之類事之所聚易為力

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鄭鍔曰先王教民之法未有不因時以諭其意射之為藝用於朝覲賓燕之時其事為文用於田獵攻守

之時其事爲武故以春秋教之春陽用事所以明其事之爲文秋陰用事又以明其事之爲武因時而教其藝易進因以明義○王昭禹曰古者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示其有四方之志先王之爲射禮因以習武事焉因以繹志而觀德行焉故必内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定而後發則無不中矣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學凡以觀德行而已序者州之學也孟子曰序者射也蓋射以序進且以别其賢

否也○易氏曰序皆鄉學之名五百家之黨以禮而屬飲者既謂之序二千五百家之州以禮而會射者又謂之序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既有鄉射之名則其學安得不謂之序耶不以序言舉州黨以見之

王氏詳說曰四代學名見於王制見於孟子見於學記何其不一學者不可不辨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此四代之國學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謂三代諸侯之學學記曰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謂商人之鄉遂學且王制言四代學制言養國老固知為國學矣知孟子所言為三代諸侯之學者蓋校諸侯之鄉學所謂鄭人欲毁鄉校是已鄭以校名其學本夏之名耳亦猶子産謂鄭伯為男同義鄭以男名其爵本商之制耳所以知孟子所言為諸侯之鄉學知學記所言為商之鄉遂學者蓋周禮於州長言射於州序黨正言飲酒于序令曰黨有庠術有序夫術即遂也

周人以序名鄉學商人以序名遂學況學記所言皆引說命為說所以知學記所言為商之鄉遂學賈公彥以州黨之學名序則鄉之學名庠故遂引鄉飲酒曰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失之矣黨有庠則六鄉之學皆以庠為名遂有序則六遂之學皆以序為名是主人迎賓於庠門之外商制也非周制也不然則州黨之學既同曰序何鄉之學獨為庠乎曰黨有庠舉其中以該上下也曰遂有序總而名之也

鄭鍔曰州長有射黨正有飲或飲而不射或射而不飲何也州黨俱未可以謂之鄉至於為鄉乃有飲射觀鄉大夫言以禮禮賓之則鄉飲可知又言以鄉射詢之則鄉射可知射義言鄉大夫將射先行鄉飲酒之禮則有射有飲乃為鄉飲州黨之中未可以行鄉飲故但言以禮會以禮屬之而已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

鄭康成曰大祭祀謂州社稷也大喪鄉老鄉大夫於

是卒者也涖臨也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賈氏曰師謂征伐田謂田獵行謂廵狩役謂役作

鄭康成曰致之於司徒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為師帥

黄氏曰六鄉之軍聽於王主於司徒平居常自為六軍之教其法詳其兵精司馬作軍六鄉不與理勢當如

此故六鄉徵發則稱國言有天子之命獨見之於州長州長承其命也帥而致之軍旅致之於小司徒役致之於鄉師小司徒鄉師各以其事總帥之而致於

大司徒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

鄭康成曰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

陳君舉曰五黨為州州長正月讀法則五黨之民已

皆在州而黨正復屬民讀法五族為黨黨正孟月讀法則五族之民已皆在黨而族師復屬民讀法一日之間既於州長又於黨正又於族師民將奔走之不暇不知當時何以分別

愚案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往往是六卿兼為之只在朝廷所謂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及正歲令羣吏攷法于司徒以退此兩日想若吏若民但聚聽於司徒之府其餘處則不讀鄉吏之首既是州

長亦有正月之吉正歲讀法之事者乃是受法於
鄉大夫以退而讀之於州鄉是五州之積想其地
亦不甚相遠又次而黨正則四孟之吉與夫正歲
想除正月之吉正歲兩日就聽於鄉州其三孟之
吉則讀之於黨又次而族師則月吉屬民想又除
四孟之外其餘八個月吉則讀之於族又次而閭
胥既比讀法除月吉讀之外其他無時不讀之於
閭遠於民者其讀彌疏近於民者其讀彌數此則

先王建置鄉黨分布教條之本旨若讀法日分可
以類推

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鄭司農曰贊助也○鄭康成曰廢興所廢退所興進
也○王昭禹曰州長鄉官之次也於攷勸糾戒務致
其悉故言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
則終之以贊鄉大夫廢興鄉大夫鄉官之長於賔興
賢能則以教之既成也然後賔興之其不言廢則以

見鄉教之成人皆有成才可用而人之過惡與其可
廢者不足以言之矣○史氏曰不曰誅賞而曰廢興
者鄉大夫之教民興賢能廢恐不肖而已至於誅賞
則大司徒詔王之事也
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
鄭司農曰五百家為黨○鄭鍔曰周家之制一鄉則
二十五黨每黨以下大夫一人為之則以正一黨之
人而為黨人所取正

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

鄭鍔曰政令以隄防之教治以訓廸之

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

鄭康成曰以四孟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教彌數

○劉執中曰正月在州三時在黨○鄭鍔曰周制治

民之具有教法又有邦法民知教法則不違乎理義

民知邦法則不罹乎刑辟法立於上其意不同不使

之讀則莫知乎法之意讀不以時則又有擾民之煩

矣州長正月之吉讀法其下文言正歲讀教法如初觀如初之言則知所讀者純於教法黨正四時孟月吉日讀邦法其下文言正歲屬民讀法則知其所讀者不止邦法又讀教法雖有教法實以邦法為主故州長之讀則有勸有戒黨正之讀則有糾戒而無勸蓋專以邦法從事使民有所畏而疾趨乎善民畏黨正之糾孰敢不從州長之勸戒耶

春秋祭禜（禜，榮敬反）亦如之

鄭鍔曰一黨之中必有禜祭左氏所謂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鄭康成曰亦為壇位如祭社稷○賈氏曰黨正不得與州同祭社故亦春

秋祭禜神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

王昭禹曰郊特牲以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則索鬼神而祭祀乃萬物之神○鄭鍔曰大蜡之祭亦謂之索蜡言

其名索言其義蓋萬物所以生所以成凡人之欲皆有以養之凡人之求皆有以給之孰爲此者其神乎先王於是有報禮焉方其歲功之成則索萬物之神而祭之雖水庸昆蟲有所不遺而況造物之元功乎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籥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息老物凡皆索鬼神之祭所以報本而反始既蜡而屬民飲酒於序所以休老勞農報本反始於歲功之成休老勞農以正齒位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

黄氏曰社禜酺皆鄉祭惟蜡為國祭蓋亦命祀也教法禮樂詳於鄉者以其士大夫也而使其民學焉鄭言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教之尊長養老非也鄉之教法非專為農民亦非為農隙而始肄習之春秋祭祀四時田獵正月之吉讀法正歲讀法孟月之吉讀法月吉讀法何嘗一日不教以禮觀各職則其教農民者可知矣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此之謂矣

鄭鍔曰行禮雖人之所難飲酒實人之所樂因其所樂寓其所難尊尊之義在是貴貴之義在是孝弟之道自達乎鄉黨矣因蜡祭之時飲酒以正齒位理蓋若此自周而後蜡祭雖存而屬民之禮廢觴酒豆肉而怪民之犯齒袵席之上而怪民之犯貴悲夫〇楊氏曰凡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況大蜡一國之人皆聚若狂而飲酒不以禮正之則其卒於亂也明矣

陸佃曰其屬飲則於鄉學其主人則以鄉官其賓介則處士賢者其謀介則就先生先生致仕在鄉里者坐主人於

東南僎於東北坐賔於西北坐介於西南此正位也
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六十者
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正齒
也
王氏詳說曰鄉大夫三年一行鄉飲酒禮黨正一年
行鄉飲酒禮鄉大夫行此禮以賔興黨正行此禮以
正齒位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

鄭康成曰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陳君舉曰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而又與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雖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鄭康成曰不齒者席於尊東所謂遵○賈氏曰鄉飲酒鄉射皆酒尊在室戶之東房戶之西賓主夾之鄉

人謂鄉大夫來觀禮為鄉人所遵法謂之為遵席位在酒尊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故知不齒○朱氏曰古人貴貴長長並行不悖雖說不序齒亦不相壓別設一位如今之掛位○史氏曰習鄉尚齒仕而反鄉由雖至王公安得不與士齒耶蓋周之士大夫仕於其鄉故黨正不得不以貴而節文之仕至三命則不問鄉族皆當臨而治之而與之雜居齊齒將何以正色而帥乎下此不當齒之義

黃氏曰壹命受職齒於鄉者則以鄉之老者長者先之再命受服齒於族者則以家之老者長者先之三命而不齒者貴貴之禮也教之長謂其近於兄教之

老謂其近於父教之貴謂其近於君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

鄭康成曰其黨之民○鄭鍔曰祭祀喪紀冠昏飲酒俯仰揖遜進退周旋尤貴以禮為主於五百家之黨立一黨正之官使民於此五事之中動必以禮從事然禮所得為者不可以不戒禮所不得為者不可以不禁故又掌其戒禁此所以能化民成俗也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

鄭康成曰亦於軍因為旅帥○鄭鍔曰師田行役衆庶所聚非致嚴以馭之不可也以法而治其政事又異乎平日之教以禮事矣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

賈氏曰帥族師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

鄭康成曰書記之○鄭鍔曰或謂黨正四時孟月之吉與夫春秋之禜有糾戒之讀法歲十二月又有正

齒位之飲酒於是時也不書其民德行道藝至於正歲讀法則一書之何也葢讀法而糾戒之特以勉勵其修為之始大蜡而正齒位特以變革其田野之習正歲始一書者見德行道藝之難能使人終歲修之以俟一朝之見録非正歲則黨正不書非修習之已成則正歲不書聚民讀法以書之重難其事如此彼見書之人豈一朝而幸得之哉（）王昭禹曰黨正之所書固非一日之積州長所以攷而勸之者亦因黨

正之所書而已鄉大夫所以攷而興之者又因州長之所攷而已

以歲時涖校比

鄭氏曰涖臨也○易氏曰以上臨下謂之涖○鄭司農曰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之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黄氏曰校而比之○賈氏曰校比之時黨正往臨之恐其差失也

及大比亦如之

賈氏曰族師至三年大案比黨正亦涖之○王昭禹曰鄉大夫三年之比也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

鄭鍔曰六鄉之官無非掌教獨於族以師名官何也蓋先王之制鄉也合四閭而為一族環一族而聚百家其意以為治民者猶治家一家之中受姓為氏受氏為族合族既衆儻不率馴教訓則卑陵尊幼犯長

而家道不正況百家之聚詎可不先有以教之乎以師為名乃是合族而教之之意

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

鄭康成曰政事邦政之事○賈氏曰謂國之征役皆是也○鄭鍔曰族師之官以掌教為主乃使之各掌其戒令政事不及於教何也嘗以州長黨正攷之長以表率為義正以董正為義故二官皆言掌其教治師者人之模範名官曰師則不待言而知其所掌者

教矣然設教之道能使人畏服於不言之表則其教必不肅而成是故官以師為名而專命以掌其戒令政事戒以使人勿犯令以使人必從大有政小有事則事為之制曲為之防人人皆有所畏則師嚴而道尊教化不行者無有也

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

鄭康成曰月吉每月朔日也○王昭禹曰鄉官之讀法與夫書攷民之德行道藝孝弟睦婣每於屬民者

非特衆而已亦所以公是非而明好惡每於歲之正月吉日非特謹其始而已亦使日有所改月有所化○鄭鍔曰每月之吉聚而教之當使之讀法可也今乃使之讀邦法者蓋常人之情畏拘檢而樂放逸將欲之率教化必先使之識邦法使知邦法為不可犯則莫不轉而循教法是則每月之讀邦法乃所以驅之使從教法

賈氏曰此云孝弟睦婣惟據六行之四事 黄氏曰

孝弟睦婣人之性質皆有之惟學則德進而行成不學無足觀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故書其有學者勸之

王昭禹曰黨正賢於其黨而已其賢不足乎州長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族師賢於其族而已其賢不足乎黨正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族師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

春秋祭酺亦如之

鄭康成曰酺者為人物烖害之神故書酺或為步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為壇位如雩禜云　○賈氏曰黨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皆得公酒為之今此族卑不得公酒為禮故云族無飲酒之禮鄭知祭酺有民飲酒禮者案禮器云周禮其猶醵與鄭注云合錢飲酒為醵又明堂禮乃命國醵鄭據禮器明堂禮皆有醵法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鄭鍔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詔得横賜則會飲幾日謂之酺說者謂酺之言布也王布德於天下而合聚飲酒也周人之酺殆此類

王昭禹曰祭酺必於族祭禜必於黨祭社必於州者

凡以其祭有大小之不同故即其所聚之衆寡為異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然則社之祭大矣故祭社於二千五百家之州禜之祭次之故祭禜於五百家之黨酺之祭為小矣故祭酺於百家之族○鄭鍔曰當祭酺之時復書其孝弟睦婣有學之人豈非少長咸集又得諸公論而知其實歟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

賈氏曰以邦比之法者槩比之法國家有常故據其常法以槩比之○鄭鍔曰比法者小司徒頒於六鄉之比法也在鄉師則謂之國比言是法本於王國而非臣下之所私在族師則謂之邦比言是法行於邦中而非特一族之所專○賈氏曰四閭之吏者族師管四閭二十比吏則閭胥比長○王昭禹曰校其數而登其籍於鄉大夫○項氏曰夫以田言家以居言如家七人為衆五人為寡貴賤老幼廢疾則不任可

任六尺以上七尺以上者六畜牛馬羊豕犬雞車駕輦挽皆辨之

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愚案先王既以伍法比其居不可無什法以聯其居若伍而不什仍舊人自為伍家自為伍彼此締絡藩籬愈甚不止如疏所謂擬入軍時相并也

黄氏曰比閭黨州皆以五而登惟閭四為族變其中者所以為聯法也故五家為比有聯則閭合四閭為族有聯則黨合如是則比閭族黨無不合者居則五家為比十家為聯行則五人為伍十人為聯五伍也十什也故士師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是也鄉合非野法也四閭為族八閭為聯八閭二百家軍法雖四而調一要必以是而起鄭康成注稍人曰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是也大司馬有

車有徒故十人為聯則伍合二伍二百人為聯則卒合二卒以二百人計之七十五人共車三伍百二十五人為徒兵五伍皆伍也合則皆什也晉荀吳毀車為行而曰以什共車必克又曰困諸阨又克蓋當險野利用徒盡合車人而用之故謂之以什共車此本先王微意荀吳窺見之耳然必素相聯合故倉卒可用

愚案相保是見居者則任之相受是新徙者則受

之餘見大司徒

王昭禹曰刑罰相及相共則惡者所同惡而無所比慶賞相及相共則善者所同好而無所蔽○賈氏曰刑罰慶賞相及者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尚寬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答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勑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制各有云為

李景齊曰古者聯比其民而歡洽其心使之有相保相受之法而一有為不善者則衆庶之所共棄使為不善者亦或從而保受之焉則其罪必及之矣此先

王驅民而之善之意故族師相及相共必繼於相保相受之後而比長有罪相及亦繼於相受相和親之後然先王之時六鄉之民皆期於德行道藝之歸而一為不善則比閭之所不齒而其身不得以自容斯民安得而不移於善哉聖人善俗之道其微權實寓於此。○項氏曰相保相受則司徒比閭之說猶懼其未足也故使之為聯互相保受則奸私竒衺無所容於其間而善惡公矣然徒使之保受無利害則保受亦虛設也故又有刑有賞有罪則相及有賞則相共夫如是則保受無所妄矣故入可以受邦職出可以役國事死可以相葬埋皆有託也

王昭禹曰職隨其所能而任之凡邦之民莫不然事隨上所作惟國中而已○賈氏曰友助益至以相葬埋則四閭為族正以相葬為事故也○黃氏曰事益易辦○鄭鍔曰平居如此則有事而在軍中前日之受邦職者今其敢廢軍政乎前日之以役國事者今其敢顧私家乎前日之相葬埋者今其敢畏死而不相救乎然則族師之法實軍政所寓矣

陳氏曰鄉遂雖有內外之別然遂之相保相賙相葬

不異於鄉鄉之相受相糾不異於遂鄉之田法同於遂遂之軍法同於鄉先王之於家也既以五家為比為鄰積而上之至於萬二千五百家為鄉為遂其於人也既以五人為伍為兩積而上之至於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又十家為聯以聯其居十人為聯以聯其人鄉則聯之以八閭遂則聯之以八里如此則居作相友戰守相衛而心同體一矣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

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鄭鍔曰一族之衆居則有比閭之聯而卒伍猶未之合有耒耜之用而兵器或未之精至於作之而師田行役族師遂為一卒之長欲其師行之有統則必合為卒伍〈王氏曰以伍聯伍故謂之合〉欲其攻戰之必勝則必簡其兵器合則使之聯而不散簡則使之精而無敝又用鼓鐸旗物率之至於師田行役之所〈賈氏曰帥而以至者帥至於鄉師以致於司徒也〉猶恐其在軍之不肅復掌其治令戒禁刑

罰既已防之於其前又有以驅之於其後孰敢不率哉至歲終會其一歲所行之政而致其事於鄉大夫則一族之政舉矣

閭胥每閭中士一人

王昭禹曰閭二十五家而同其門中有胥以統之○鄭鍔曰或謂庶人在官者曰胥所謂府史胥徒是也中士為一閭之長亦以胥名之不嫌其與胥徒伍耶蓋胥者有才能之稱取其才智足以長人爵既為中

士固足以自別於庶人之在官者矣名不嫌其與同

各掌其閭之徵令

史氏曰閭胥於民尤近掌其征令而已異於師也徵令者上之所言皆是也○鄭鍔曰有所求取於民則曰徵有所役使於民則曰令閭之政令小司徒行之閭胥掌率一閭之民以聽之故曰各掌

易氏曰徵令乃奔走之事屬於庶人在官之徒宰夫所謂徒掌官令以徵令是也閭胥掌之數其閭之衆

寡而辨其施舍特以贊族師之校登也

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

王昭禹曰二十五家其數寡而可以數計之○鄭鍔曰說者謂一閭之中不過二十五家其衆寡何難知之又必以歲時各數之耶蓋一閭之民有可任者亦有可施舍者彼其或老或幼茍不知其可舍而一切任之豈恤民之道哉閭胥之數唯先有以辨之則鄉大夫得以歲時入其書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

鄭康成曰祭祀謂州社黨禜族酺也役田役也政若州射黨飲酒也〇王昭禹曰分而言之則曰師曰行役合而言之同謂之役政〇黄氏曰役政師田也司馬政典也喪紀大喪之事也〇黄氏曰四閭為族使之相葬〇王昭禹曰即州長所謂大喪之事閭胥特以聚衆庶為事而已若作民而用之非所掌四者及比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勑戒之

黄氏曰數謂其事之有數者比謂因其敘而比之居

則五家為比故讀法亦使比而聽之以祭祀聚則讀祭祀之法以役政聚則讀役政之法以喪紀聚則讀喪紀之法大抵州黨族各有法則各以其時而讀之閭亦自有法則因其聚而讀之○賈氏曰族師以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閭胥官卑於民為近讀法無有時節但是聚衆庶比之時即讀法故云既比則讀法

黄氏曰任任其事也○史氏曰任信於朋友　恤憂其事也○史氏曰

恤（卹閔其窮困）任恤必敬敏者於是書焉○鄭鍔曰六行之教曰孝友睦婣任恤而已初未嘗教以敬敏也今乃書其敬敏任恤者蓋世有好名之人以任恤為能者臨事或慢侮而待人不敬赴事或遲緩而應機不速必視其能敬敏於任恤之事然後書之皆不足以為高行此與族師書其睦婣有學者意同

賈氏曰閭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敏○王昭禹曰敬敏任恤其事易見其行易知閭胥

之賢不足於族師故書其敬敏任恤而已任恤與孝友睦婣同為六行任恤為末孝友睦婣為本故族師書其孝友睦婣閭胥書其任恤而已

凡事掌其比觵古横反撻吐達反罰之事

賈氏曰言凡事則是鄉飲酒及鄉射飲酒有失禮者皆須罰之掌其比者人聚則有校比之法皆掌之○黄氏曰凡事謂祭祀役政喪紀當其比時有違失則以觵撻罰之○王昭禹曰閭胥主於聚衆庶而比之則所謂觵撻罰之事者特於比衆

庶之時也詩曰兕觥其觩則兕觥罰爵也○鄭康成曰爵以兕角為之○賈氏曰輕者饋酒罰之書曰撻以記之則撻罰扑也○賈氏曰重者以撻撻之

林氏曰事有大小則比之使聚行有不中則饋之使中才有不達則撻之使達為有過失則罰之使恥閭胥致詳於事如此

史氏曰二十五家之失禮疑若不足關於治亂而先王之罰不恕如此固不以二十五家而廢治也

鄭鍔曰既書其行則不遺片善又罰其過則不容小惡周家之民所以能遷善而遠罪也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史氏曰民之治自族黨州鄉為附庸為侯邦為天下其本則出於此欲治天下必行比法可也是故先王於此尤所致意雖合為六鄉統為天下其法亦必以此名之〇鄭鍔曰聖人作易地上有水則名卦為比以水與地至相親也五家可謂親矣故名曰比然其

長下士也乃同乎州長之長殆亦以其位卑爵微不足以長人故命名之義不嫌於上同○禮庫曰比長閭胥之屬只民間推擇為之可以表率五家者為比長表率二十五家者為閭胥即非官司案鄉官遂官皆不設局無府史胥徒之屬非官司也後世論成周設官併鄉遂數之遂疑其太多此不攷之故○楊氏曰先王度地以居民因田以制祿天子之縣凡九十三國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載師有士田則士之受

田即祿也故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夫五家為比以一下士長之王畿合六鄉之衆比長以萬計若以受天子賦貢祿之則以財不足為疑無足怪者王制言王者之制祿者則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之田視伯大夫之田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自三公以下皆以田言之制祿以田明矣故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九貢致邦國之用各有所待而士祿不與則不以賦貢祿之又可知矣

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楊氏曰奇者常之反衺者正之反○鄭康成曰衺猶惡○鄭鍔曰相受則以容言之○項氏曰相容不相擠排相和親以情言之○項氏曰相好不相乖離○王昭禹曰大司徒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比長言相受不言相保者蓋分而言之則比相保閭相受合而言之則皆相保受相和則不乖相親則不疎如此則愷悌和樂之風形而乖爭陵犯之變無由而作矣先王禁民為非於其

微而致察故始於五家之比

史氏曰周之治本於閭門又以比法輔之則五家之家法素嚴矣其相受相和親固然也所慮者奇衺之民忽生其閒遂能敗羣亂俗同比之民不能絕其萌相帥於無過之地至於有辠豈不相及乎相及者若今連坐也 ○項氏曰五家有辠惡姦究則相及賴其相察

鄭鍔曰一比之中如此及合為一伍則雖愛之心足以相死一伍如此此軍政定矣

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

王昭禹曰孟子曰死徙無出鄉者其常也此言徙于國中及郊于他者其變也○黄氏曰國中即六鄉也鄉大夫曰國中自七尺至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舉國中對野則六鄉為國中可知此舉國中對郊蓋六鄉餘民居于四郊者自郊徙國中自國中徙郊若為進退陞黜之法者○鄭鍔曰軍政寓於鄉一家遷則一伍廢而軍法壞今乃有徙居之法蓋地有廣

狹民有衆寡勢不能無遷○鄭康成曰謂不便其居也　然非民得以自遷爲比長者授之行之則奉上令而遷也○鄭康成曰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

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

賈氏曰當鄉之内遷徙直須伍長送付彼吏若徙于他是出向外鄉則當爲旌節乃行之○陳君舉曰至遷于他所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葢非甚大不得已則不容其遷不然鄉民盡出遷居則六鄉爲虚矣爲之

旌節以防呵問者鄰長謂徙於他邑則從而授之亦謂在其遂中至徙之他則亦如是先王於鄉遂中蓋嚴如此○史氏曰若徙于他則不可面相授受予之旌節以為信則彼得以受之矣何者知其無過也

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内之

劉迎曰居鄉無授出鄉無節此無根着之人故以圜土内之○鄭康成曰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求其情○史氏曰無授無節非有過則必其無土着者彼之得之寧不呵問内之圜土者既防其奸偽又兾其回心而止於無過此先王之仁政也豈有

罪者耶司圜掌圜土之官其曰收教罷民又曰任之
以事而收教之固非獄矣但以土為圜而立之出入
之限先儒謂繫之圜土而考辟之則直以為獄也其實不
然其刑人也不虧體罰人也不虧財非有罪者可知
呂氏曰先王之民無一人無係屬者徙於彼又授之
於他徙於他則為旌節無授無節則是無係屬之民
而因之圜土矣閒民無常職但不服職而已有身則
有家有家則係於此可知如是則雖有游手機巧之

民亦將日漸月化而不自知使成周之君長守法則雖姦雄豪傑且俯首而不敢倡惟其失此法遂至於民無附着而游手機巧徧天下矣

周禮訂義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二十

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徐芝仙

周禮訂義卷二十

宋 王與之 撰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康成曰聚土曰封謂壝埒及小封疆也○賈氏曰封人與大司徒設社稷之壝相左右故在地官為職首胥徒多者以畿封事廣故也○鄭鍔曰論語有儀封人左傳有頴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說者皆謂

典封疆之官然以經攷之有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有司險掌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又有掌疆之官官雖闕而康成以疆為界則所掌者封疆之界矣此封人若為掌封疆之官則宜與掌固等並列今列於地官專以設社壝飾牛牲為職則非典封疆之官明矣○徐卿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乃列於比長之後者蓋民為貴社稷次之

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

史氏曰封人掌設壇壝唯王有社壝而於國則設社稷之壝也夫壇也壇在中而外為堳埒故謂之壝舉壝則知有壇矣畿封植其所宜木嚴其界限使無犯〇鄭鍔曰攷大司徒於邦國都鄙言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又言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俱謂聚土為封則知康成聚土之說為是司徒制封溝之封制其法也封人為聚土之封為其事也惟其為聚土之事故於王社則掌設其壝又為畿封而植木以為表於諸侯國之社稷亦掌設其壝為之封土以表其界之所在非特王社之畿與諸侯國之封為然造都鄙表封域亦然蓋俱循大司徒所立之法而為壇壝堳埒與小封疆也〇愚按疏說畿封凡大司徒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

鄭康成曰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　○賈氏曰禹貢徐州貢土五色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是封諸侯立社稷之法

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史氏曰封其四疆為建國設也封其域為建都邑設也○唐氏曰如是則内諸侯之制與外諸侯同也○鄭鍔曰說者謂天子有社稷諸侯受命於天子則有社稷封人掌設王社壝而不及稷乃為諸侯兼設社

稷之壝何耶余以為王自為立社曰王社為民立社曰大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為民立社曰國社觀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則天子之制有社而稷從之自漢以來謂之大社大稷若夫王自為立社四方各以其色之土上冒以黄明為天子之有土是為地示而稷無預焉封人所設之社壝謂地茲所以不立稷也至若諸侯之有功德者天子乃取王社之土各因其方苞以白茅使之立社稷是為侯社

封人不爲設壝也惟其爲民立社則必立稷乃爲之設其社稷之壝使之有土穀之神則知務農重穀矣

○史氏曰王社侯社皆不置稷者王與諸侯以實土地爲任也大社國社有稷俻之者民以食爲天也

○陳氏曰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句龍稷配以柱商時又易柱以棄其功利足以侔社稷王與諸侯皆三社二稷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位則北面社向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

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柏周以栗是也其主則用石為之其列則社東而稷西先儒之說蓋有所受先王之制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歌載芟秋報歌良耜此祭之常也凡天地大烖之類祭大故大烖之彌祀君行有宜宮成有衈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他則惟吉而已祭之牲以大牢其遇天災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之祭南面其服也希冕其牲用黝其祭血祭其罇大罍其樂應

鍾其舞帗舞其鼓靈鼓凡此皆因禮樂以致其義

令社稷之職

鄭康成曰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鄭鍔曰諸侯當守社稷之職又慮其廢而不祀封人則令之使無敢廢職如是則其國之民亦為社事而單出里為社田而竭作為社祭而共粢盛亦不敢失其職○劉氏曰封人既設其壝令匠人設五方之土築其壇焉

史氏曰大司徒設壝所以教民者已備然後得以立社稷之壇壝奉社稷之牲牢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然均是神也曷先於社稷蓋有國有家者當以

土地為重孟子言諸侯之寶必以土地居首記亦曰家主中霤國主社豈非國家所重有在於土地乎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音福）衡置其絼（持忍反）共其水槀（古老反）

王昭禹曰飾謂飾以文繡○陳氏曰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羊人凡祭祀飾羔校人飾幣馬飾黄駒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鄭康成曰飾謂刷治潔清之）○鄭康成曰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也（○史氏曰衡以係其絼也）○鄭司農

曰絼著牛鼻繩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同名皆謂夕牲時也○鄭康成曰水稾給殺時洗薦牲也○賈氏曰水以洗牲稾以薦牲

薛氏曰祭祀以牲為大故王於命官而養則齋戒沐浴而朝之其於卜日則擇毛色而育之至於祭之日則親牽牲而入於太廟未入則迎於門既入則執其紖以鬼神之所歆享者在是也夫以萬乘之尊而從事於牽牲之禮一毫不備則無以嚴天子之禮飾其

牲者崇其儀也設楅衡者防其觸也置其絼以備用也共其水稾以致潔也○王氏曰封人言掌設王之社壝封疆而樹之則以飾土事為職故使之飾牛牲以牛土畜故也

歌舞牲及毛炮之豚

鄭康成曰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鄭司農曰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腯毛炮之豚爓去其毛炮之以備八珍○鄭鍔曰說者謂所飾者牛牲則所歌舞者

亦牛牲耳又及毛炮之豚何也八珍之物炮豚居其二其法則取豚而刲之實棗於其中而炮之糔溲以稻粉調以醯醢然後成祭祀則用薦羞之豆實此致美之尤至安得不歌舞以致之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易氏曰喪紀有奠牛賓客有牢禮積膳之牛軍旅共犒牛大盟有載書之牛其牲皆如祭祀之飾敬其事也○鄭鍔曰夫牲取可以為禮足矣乃每每致飾然

後用何哉蓋文有餘而物不足失之僞物有餘而文不足失之野欲華實相副則飾不可闕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賈氏曰主教六鼓四金以是教官故在此○陳君舉曰鼓人舞師不隷宗伯而隷司徒蓋亦野用之也凡野事則為之

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鄭康成曰音聲五聲合和者○賈氏曰單出曰聲雜

比曰音○史氏曰鼓専於陽金為西方之物有陰之義凡進皆鼓凡節皆金陰陽之義不可偏廢也○鄭鍔曰此教六鼓四金則不止於鼗又况小師掌教鼓鼗瞽矇亦掌播鼗注専指為教眂瞭不可也若教眂瞭亦不過奏樂之際可節聲樂耳乃若軍旅田役安用彼為哉○賈氏曰節聲樂者雷鼓靈鼓路鼓晉鼓也和軍旅者即鼖鼓鼛軍事也正田役者鼛鼓鼓役事也○史氏曰聲樂之作綴兆舒疾以是節之軍旅

之起坐作進退以是和之田役之興往來甘苦以是正之

教為鼓而辨其聲用

鄭鍔曰能知聲者或不能為器能制器者或未必能知聲鼓人知聲者也韗人為鼓者也為鼓者大小長短儻不中度則知聲者欲其聲不爽可得哉故上言教擊鼓之法此言教為鼓而用之之法然則教為鼓者教韗人為之先儒謂教擊鼓者大小之數則失之

矣○易氏曰以六鼓聲用攷之惟雷鼓專用於天神

鼖鼓專用於役事若靈鼓用於社祭至㝠氏則用之

以敺猛獸矣路鼓用於鬼享至大司馬則用之於教

戰大僕則用之以待達窮者與遽令矣以至辟廱作

樂之鼖鼓維鏞仲春蒐田軍將執晉鼓則又鼖鼓不止

乎軍事晉鼓不止乎金奏矣要之聲用各有所主所

以不容不辨

以雷鼓鼓神祀

鄭康成曰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劉執中曰按大司樂雷鼓禮天神是鼓神祀也○鄭鍔曰天神變化無方雷者天之聲故名雷者以鼓神祀則宜

以靈鼓鼓社祭

鄭康成曰靈鼓六面鼓也○劉執中曰按大司樂靈鼓禮地示是鼓社祭也

鄭鍔曰地道有形可見而靈者神之降而有驗故名靈者以鼓社祭則宜言鼓神祀鼓鬼享不言地示乃曰鼓社祭何也記曰社祭土而主地蓋社者地神之

尤貴言社則地示見矣觀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亦只言以血祭祭社稷意蓋類此

以路鼓鼓鬼享

鄭康成曰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　○劉執中曰按大司樂路鼓禮人鬼是鼓鬼享也　鄭鍔曰先王之道大而無所不通而路者道之大故名路者以鼓鬼享則宜　史氏曰天神之祀用雷鼓雷固無形主乎陽后土之祀用靈鼓靈固異神主乎陰宗廟之祀用路鼓路固

為大主乎祖

以鼖鼓鼓軍事

鄭鍔曰國之大事莫大於戎鼖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其聲尤大鼖大也○史氏曰軍事欲與衆共聞也字或為賁賁亦大也故宜用以鼓軍○易氏曰大司馬所謂諸侯執賁鼓是也

以鼛鼓鼓役事

鄭鍔曰用民之力宜緩不宜急鼛鼓長尋有四尺倨

句磬折其聲尤緩字或為皐皐亦緩也○史氏曰鼛高也役事亦欲與衆共聞也故宜用以鼓役事○賈氏曰詩云鼛鼓弗勝起役止役皆用鼛鼓也

以晉鼓鼓金奏

鄭鍔曰金奏者西方之聲陰之屬也陰以退為主陽氣導之乃進晉鼓長六尺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其名曰晉晉進也以進為義故宜用以鼓金奏○史氏曰金奏編鐘以是發

之樂之始作進而未已也○賈氏曰作樂則先擊鍾故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注云先擊鍾次擊鼓則是擊鍾後即擊鼓故曰以晉鼓鼓金奏○王氏詳說曰路鼓用之於鬼享至司馬教戰則王執路鼓矣晉鼓用之於金奏至司馬教戰則軍將執晉鼓矣鼖鼓用之於軍事至辟雍作樂則鼖鼓維鏞矣靈鼓用之於社祭至大司樂用之於祭地示是又不止於社祭也路鼓既用之於人鬼又用之於教戰至大僕建路鼓於大

寢門之外是又不止於人鬼與教戰學者當知六鼓之為用不必知六鼓之為制

以金錞音淳和鼓以金鐲直角反節鼓以金鐃女交反止鼓以金鐸待洛反通鼓

王氏詳說曰四金之名三見於大司馬惟錞之名不見於經内見於漢之大予樂

鄭康成曰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陳氏曰國語曰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

也又黄池之會吳王親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則兵法固用錞矣○王昭禹曰以金錞和鼓唱而和之○鄭康成曰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司馬職曰鼓行鳴鐲○賈氏曰按詩鉦人伐鼓鄭注以為軍行所用與此不同者以其動靜俱用故也○王昭禹曰以金鐲節鼓鼓行而節之

鄭康成曰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曰鳴鐃且卻○賈氏曰按左傳一鼓作氣再而

衰三而竭哀公傳陳書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進軍之時擊鼓退軍之時鳴鐃○王昭禹曰以金鐃止鼓鼓退而止之

鄭康成曰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賈氏曰此是金鈴金舌故曰金鐸在軍所振言通鼓者兩司馬振鐸軍將已下即擊鼓故云通鼓也

○王昭禹曰以金鐸通鼓鼓作而通之

項氏曰四金惟金錞用於樂餘皆軍事此以大小序

錞大於鐲其形圓鐲小如鐘鐃無舌鐸有舌

鄭鍔曰古人之制有鼓以作樂必有金以止之其說以為鼓之擊也無以和之則其聲單出而無鏗鏘之美必和之以金錞鼓之鳴也無以節之則其聲大長而無節奏之次必節之以金鐲鼓有時欲其止鐃鳴則擊者必休息而不作鼓有時欲其通鐸鳴則擊者必急疾而不徐四金用於六鼓猶陰之於陽水之於火相齊相成說者謂錞有淳和之意故可以和鼓鐲

有獨立之意故可以節鼓鐃有堯然而高之意故可
以止鼓鐸有絡繹不絕之意故可以通鼓理或然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音拂舞者
黄氏曰祭祀百物之神所謂國索鬼神而祭祀者○
鄭鍔曰或謂祭祀用舞固不止於兵帗此所鼓者二
舞何也天神地示人鬼皆鼓人所當鼓而不及百物
之神彼其神之小者有用兵舞帗舞之時雖止於二
舞鼓人亦當鳴鼓以作之也神之小者或能為人捍

患故用兵舞或能為人除去不祥故用帗舞兵舞本用於山川帗舞本用於社稷小神之功或近似之所以得而用焉○易氏曰舞師言凡小祭祀則不興舞令以兵帗而用於百物之神何歟苟有功於民載於祀典則非小祭祀也

凡軍旅夜鼓鼜

鄭康成曰鼜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晌○鄭鍔曰軍

旅所止尤以防夜為急鼔人之鼔鼜所以警之也其鳴之鼜所以致其憂戚之意○薛氏曰鼔軍鼔者○鼜鼔也鼜其聲也

軍動則鼔其衆

賈氏曰軍動謂行前向陳時○項氏曰鼔其衆作士氣也經曰鼔人皆三鼔曹劌曰一鼔作氣

田役亦如之

賈氏曰田獵園合之時必擊鼔象對敵故大司馬云鼔遂園禁

史氏曰所以作士氣也

救日月則詔王鼓

項氏曰日為月勝故食於朔月不受日光故食於望是皆陽為陰所勝故鼓以救之助陽氣也王親鼓之鼓人詔之耳○賈氏曰大僕云軍旅田役贊王鼓注云佐擊其餘面又云救日月亦如之按上解祭日月與天神同用雷鼓則此救日月亦宜用雷鼓八面故大僕戎右俱云贊王鼓得佐擊餘面也○王昭禹曰

日月之薄蝕陰陽之進退人事何與其間哉而古人有救日月之禮蓋其以裁成輔相為事則陰陽之運有不由其道日月之明有不用其行必反之裁成輔相之事焉王之於日春朝不廢朝王之於月秋暮不廢夕則其於救日月而鼓之固王之事有司特詔之而已

大喪則詔大僕鼓

鄭康成曰始崩及窆之時

王昭禹曰自雷鼓至通鼓則鼓人之所辨自凡祭祀至亦如之則鼓人之所鼓自救日月至大僕鼓則鼓人之所詔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舞徒給繇役能舞者以為之○賈氏曰掌教野人之舞亦是教官之類樂師亦教舞不在此者彼教國子學樂必須合於禮故入春官也

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

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賈氏曰掌教野人國有祭山川等則舞師帥領往舞○王昭禹曰兵舞干舞也山川為國阻固故以干舞之干之言扞也○史氏曰帗舞執五采繒加帗○王昭禹曰社稷土穀之神所以生養人者欲其無災害之厲民而有帗除之功帗有祓除之義也故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鄭康成曰羽析白羽為之形

如帗四方祭祀謂四望○王昭禹曰四方為國翼蔽故以羽舞之羽有翼蔽也○黄氏曰山川之在四郊者蜡則其民得祭之四方鄭康成以為四望四望非州黨所得祭記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詩曰以社以方是則四郊之民各祭其方王則通祭之王制山川社稷四方則國子舞此州黨之祭故使舞徒舞謂之野舞野舞舞師教之舞師所以列於鄉官者以此

鄭康成曰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帗○史氏曰皇舞執五色如翟也

〇鄭康成曰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也〇鄭鍔曰旱暵出於非常故不言祭祀而言事偶有是事則染羽為鳳皇之形以舞焉不象鳳者鳳雄而皇雌所以召陰而却陽也〇易氏曰皇舞用於旱暵之事則有陰陽相濟之義〇鄭康成曰帗舞羽舞皇舞形制皆同〇陸佃曰有山川阻固然後可以保社稷有社稷然後可以有事於四方有事于四方然後可以待變事此舞師之舞先後為序也〇賈氏曰按樂師六舞并有旄舞施於辟雍人舞

施于宗廟此無此二者以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祭祀之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樂師教國子故有二者此教野人故無旄舞人舞○王氏詳說曰兵舞用之山川矣司干云掌舞器而及於祭祀賓饗是不止於山川也羽舞用之四方矣籥師云掌羽舞及於賓客饗食是不止於四方也此鼓人亦云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亦所以見其用之不一也但此見於地官以地事與民事為主故耳山川社稷四方

地事也旱暵民事也

凡野舞則皆教之

鄭康成曰野舞謂野人欲學舞者○易氏曰教之備鄉遂之舞所以待國事○鄭鍔曰四十人學舞之外有野人學舞者亦當教之以待闕人亦用之也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黄氏曰蜡祭百神與山川社稷四方有舞自餘坊庸表畷之屬不舞旱而祭其神舞祭百辟卿士不舞州

祭社舞黨祭禜族祭酺不舞故曰凡小祭祀不興舞

鄭曰王玄冕所祭非也王祭不使舞徒舞○易氏曰

鼓人於祭祀百物之神教兵舞帗舞此言不興舞者

謂其神雖在祀典而功不足以形容也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鄭康成曰牧人養牲於野田者詩曰爾牧來思何蓑

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賈氏曰牧人

掌牧六牲以共祭祀亦是地事故在此

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

鄭康成曰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黄氏曰牛人主牛則牧人惟牧馬羊豕犬雞五牲而已具曰六牲備言之耳○史氏曰祭祀之牲貴於牧養阜蕃者不以瘠瘠待神祇祖考聖人之孝心也○鄭鍔曰非徒責以阜蕃又欲阜蕃其物葢物者毛色之稱校人職曰種馬一物戎馬一物無羊詩曰三十惟物爾牲則具皆指毛色為物○鄭司農曰牷純也○愚按康成以牷為體完具若以下文用尨對牷司農之說是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

史氏曰凡祀分陰陽者以天地則天陽而地陰以日月則日陽而月陰以宗廟則昭陽而穆陰○易氏曰騂者赤色之盛○劉氏曰周人尚赤故以騂為尊黝者黑色之微○鄭鍔曰用騂豈徒色之赤哉必欲其毛純乎赤用黝豈徒色之黑哉必欲其毛純乎黑牧人毛之然後五官奉之是禮官之事亦牧人之事○陳氏曰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天以蒼不以騂地以黃不以黝

蓋陽祀以騂為主不必皆騂陰祀以黝為主不必皆黝牧人所言亦大率而已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則四方有用騂黑者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山川其舍諸則山川有用騂者○鄭鍔曰祭祀用物必有其由其一以禮神其一以祀神祀神之物從其類故陽騂而陰黝禮神之物象其功故天蒼而地黃大宗伯言其禮神者故以禮言牧人言其祀神者故以祀言禮經之文本無牴牾也說者疑禮記祭法言燔柴

於泰壇祭天瘞埋於泰折祭地其文則俱用騂犢又與此用騂用黝之文不合余以為此乃為禮學者之過經之文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其下乃云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康成失其句讀以用騂犢之文連上讀之其説曰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耳安有天地異位騂黝異色而於經文只連言耶注疏之學此類多矣○方氏曰赤為陽之緎而蒼與青乃其類黑為陰之緎而黄與白乃其類若是則祀天之牲不必蒼亦從其類

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

鄭康成曰望祀五嶽四鎮四瀆○鄭鍔曰各倣其方之色豈徒東青西白南赤北黑哉必欲其毛之純乎青白赤黑也

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

黄氏曰時祀之牲總結上陽祀陰祀望祀皆四時所常祀山川四方百物包於其中矣此特見或騂或黝或各以其方之色皆用純對下文外祭毁事用尨耳

易氏曰養牲為有素故必用牷物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鄭康成曰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易氏曰按校人云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何用尨之有攷之肆師與祝侯禳於壃及郊是壃郊外祭也侯禳毀事也豈與所過山川者例言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

○杜氏曰尨謂雜色不純

鄭鍔曰四時常祀牲必用牷祀既有常則物可預備外祭毀事牲或用尨事出非常則物或難得然牲以

牷為貴用尨出於不得已故亦僅可而已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鄭鍔曰上既謂之牷物此又謂之犧牲蓋牷全也犧亦全也牷之為全者謂色之純犧之謂全者謂體之具。○鄭氏曰犧毛羽完具也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為犧　犧體具矣色或不純牷則體全而色亦全也四時常祀用牷則不止於色之必純其體亦必全也凡祭祀之犧則體具而毛或不純亦無害此其語所以不同○鄭康成

曰授充人者當殊養之〇易氏曰繫之充人潔之也所以致敬於神也

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鄭康成曰謂非時而祭祀者〇賈氏曰若上文凡外祭毁事用尨可也

王氏曰共奉之則非特共其牲又奉其事〇史氏曰非時之祀共奉之而已不暇繫於充人也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鄭康成曰主牧公家之牛者詩云誰謂爾無牛九十

其犉犉者九十其餘多矣○賈氏曰鄭引詩者證經牛多故徒有二百人牧之也

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鄭鍔曰周制有公家之牛有私家之牛祭祀以為犧牲者公牛也車輦出於鄉遂之民者私牛也○黄氏曰此與九職之牧分授牧田以養國牛故言公牛以別於民○史氏曰祭祀之物牛曰一元大武以六牲之中牛最大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則牛者無所不用○王

昭禹曰六牲之奉屬於五官羊人犬人雞人止言共以有牧人養之也牛人養之而又共之未成牲謂之牛而牛人之所養不特以為牲故自享牛求牛牢禮積膳膳羞之牛皆以牛言之〇賈氏曰政令則諸侯所須牛及牧人之事則供送之〇史氏曰政令凡祭祀所用無所不掌也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鄭康成曰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〇史氏曰享牛謂所合供者若牧人時祀之牲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宗

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鄭鍔曰求索也記曰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是故祭之明日則索祭之亦謂之繹祭祭亦用牲則求牛為索祭之牛明矣○劉氏小傳曰享牛者享神之牛凡求讀如逑逑配也配神者之牛以郊禮言之享牛所謂帝牛求牛所謂稷牛周書召誥用牲于郊牛二○史氏曰求牛謂非時而須若牧人外祭毁事之尨是矣○黄氏曰求牛亦須之備非時之須耶牧人所謂凡牲不繫者○鄭節卿曰牛有卜而後用者有用而不必卜者享牛卜而後用求牛用而不卜○黄氏

曰職如字不必改充人司門各共其職牧人備言之

矣此省文耳 ○鄭康成曰職讀為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謂牧人充人○賈氏曰充人置樴入地之時樴樴然作聲故以聲名其官凡牲埋祭者則牛人選入牧人臨祭之前牧人乃授充人乃繫養之令若即以樴人為充人則隔牧人故連牧人言之

鄭康成曰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

鄭康成曰牢禮飧饔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儀

職曰主國五積膳所以間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大
牢○史氏曰既以生饋之又以熟進之
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
史氏曰饗食賓射講禮之時用也○賈氏曰饗者烹
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食者亦烹大牢以食食禮九
舉七舉五舉亦依命數無酒獻酬耳皆在於廟以速
賓射者謂大射及與賓客射於朝天子諸侯射先行
燕禮皆有殽俎故有牛也膳羞之牛謂獻賓時宰夫

所進俎是也○王氏詳說曰旣曰積膳之牛又曰膳羞之牛積膳謂共賓也膳羞謂獻賓也○鄭康成曰羞進也所進賓之膳燕禮小臣請執冪者與膳羞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

軍事共其犒牛

鄭司農曰犒師之牛○項氏曰若鄭商以牛十二犒秦師

喪事共其奠牛

鄭康成曰謂殷奠遣奠也喪所薦饋曰奠○賈氏曰

喪中自未葬已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於神前故謂之奠朝夕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殷大也唯小斂大斂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時有牲體大遣奠亦有馬牲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

黄氏曰兵車蕃也〇王昭禹曰先王之時軍旅之賦取具於民矣此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則

公牛也馬牛車輦取具於民者乃私牛也○鄭康成曰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傍曰傍任猶用也○史氏曰牽傍載任引重致遠之時用也○黄氏曰載公任器則私任器出於民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音老以待事

鄭司農曰互謂楅衡之屬○鄭氏曰互若今屠家縣肉格○賈氏曰始殺解體未薦之時縣於互盆簝皆器名盆所以盛血簝受肉籠也○易氏曰以待事則或剥或亨或肆或將皆待之為有

素

史氏曰觀周官牛人所共非祭祀則賓客燕享軍旅初非為食用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所謂故其祭祀之時歟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充猶肥也養繫牲而肥之○劉執中曰牧人雖掌六牲猶牧之草野以適其性乃克阜蕃然未之芻也迨將用以為牲而繫之於充人

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

鄭康成曰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史氏曰繫於牢者充人所躬親也○易氏曰充人受牛人牧人所授者而繫之也

鄭康成曰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王昭禹曰記曰三月繫又曰帝牲必在滌三月傳曰芻豢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旬浹在三月繫於牢之時也

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

鄭康成曰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王昭禹曰五帝之祀先王之享宗廟人鬼之大者謂之正祭祀則非是謂之散祭祀宜矣猶舞非正舞則謂之散舞車非正車則謂之散車○鄭康成曰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鄭司農曰使守門者養之○王氏詳說曰詩曰爾牧來思以薪以蒸是以牧人兼薪芻之事也此繫於國門使養之且使守門之人而兼牧人之

事此所以見隆古盛時之無閒事也且莫閒於牧人尤莫閒於守門之人以其閒而後役以他事而不以侵官離局為嫌者意有在矣

展牲則告牷

王昭禹曰展察視之也告牷告其色之純也肆師言祭祀展犧牲則展牲者肆師也充人則告牷而已

碩牲則贊

王昭禹曰碩大也所以告其體之充若左傳奉牲以

告曰博碩肥腯是已蓋君牽牲封人告碩而充人則贊之饋食之禮宗人視牲告充則碩牲為贊封人明矣

王氏詳說曰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祭祀犧牲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君名牛納而視之則有視牲之禮矣擇其毛而卜之則有卜牲之禮矣吉然後養之則有養牲之禮矣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則有巡牲之禮

矣至於夕牲展牲牽牲射牲割牲無非禮之所寓賛牲者太宰毛牲者宗伯奉牲者五官之長賛射牲者射人歌舞牲者封人何特於充人而疑之知此則知祭禮之重矣

周禮訂義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卷二十一　　宋　王與之　撰

地官司徒下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康成曰載之言事也事民而稅之載師者閭師縣師遺人均人官之長○鄭鍔曰周制王畿之地不過千里可為井田者則授之鄉遂之民內自

國中外至畺地不可為井田之所量土所宜又為十有一等之田田或多寡而地有廣狹因其土之所能任而制為之法使地足以容田田足以出賦是故名官曰載師載如舟焉輕重畢載苟不量所載舟必溺如車焉輕重皆任苟不勝其任車必折

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賈氏曰任土即下文廛里任國中已下是也○薛氏

曰載師掌任土之法則大而都鄙之長次而公邑之吏下而遠郊之所授又其下而場圃廛里之所居皆所以為任土之法茍以為任民之法則十一之征井田之良法何至於二十而一與夫二十而五哉○鄭鍔曰載師之所任者十有一等之田法必因其土之廣狹使地足以容其田田制定而賦亦定矣故先言任田之地乃言任土之賦○王昭禹曰土有肥磽燥濕之不同則其所産亦不能無多寡有無之異宜因其有無多寡而為之度數焉是任土之法也如大宰之任萬民焉就其才之所

能如禹貢之任土作貢焉因其土之所有各從其所宜而非以强之也〇易氏曰有土斯有物或宜於九穀或宜於果蓏或宜於鳥獸之類凡所謂地事者以此物之〇鄭康成曰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〇王氏詳說曰物地之法見於載師又見於草人蓋載師物地以任其田草人物地以糞其種有事斯有職或職以耕事或職以牧養之事凡所謂地職者以此授之〇黄氏曰待政令待稅斂之政令也司書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其他政令非載師之職也〇易氏曰以待其令則令其所有如園廛二十而一之類以待其政則正其所為如凡宅不毛者有里布之類以下

經證之則地法可考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

張氏曰廛域中族居之名里郭內里居之稱○薛氏曰在市之屋曰廛在里之屋曰里其里受地視廛則所謂廛里者必聚廬托處於其肆者故曰任國中之地○鄭鍔曰廛以居商賈之貨里以為民庶之居○黃氏曰陳相願受一廛而為氓此廛蓋民居矣遂人曰五鄰為里其在鄉則五比為閭故曰鄉里在郊則曰郊里一也○賈氏曰廛里即孟子云五畝之宅者

以場圃任園地

薛平仲曰田不可種植妨五穀之生惟室廬之傍有園圃以毓草木於此則樹果蓏也常時則闢場為圃而種植九月則築圃以為場而納禾稼此則場圃同出於園地○鄭鍔曰場以登禾黍之入圃以為果蓏之區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

黄氏曰宅田居於城郭之外者之宅地也書曰表厥宅里孟子曰五畝之宅是不獨民也有士大夫有服

公事者民曰廛士大夫曰宅通則皆曰宅廛有征而宅無征城郭中不能容則居於外鄭曰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非也仕者世禄雖死禄猶及其子孫况老而致仕者固當給禄矣謂之宅田則非也鄭引宅者在邦在野止謂其家之所在耳豈凡稱宅者皆致仕者哉○陳及之曰宅田卿大夫之圭田○鄭康成曰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黄氏曰士田士之禄田也以其所入什一之稅給之諸侯班禄見孟子王國班禄

士不可考圭田當在此　○鄭司農曰賈田者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王氏詳說曰成周府史胥徒之外又有賈人是賈人之有事於縣官者也　○黄氏曰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蓋謂農民既藝黍稷穀有餘則賣之易其所無者非謂且耕且販也○杜氏曰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王昭禹曰致仕者以備國之訪問士受職於朝賈列肆於市其田皆宜近故任以近郊之地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鄭司農曰官田公家所耕田○王氏詳說曰藉田千畆甸師耕之正公家所耕之田後鄭以此為庶人在官之田則公邑之田何所用乎甸稍縣正欲以禄府史胥徒也

王氏詳說曰先鄭牛田牧田說是也牛人養國之公牛牧人掌牧六牲無田何所取給乎後鄭以為畜牧者之家所受田非也牧人下士牛人中士三百六十之屬中士下士多矣何皆無田而獨於牛牧之家乎

鄭司農曰賞田賞賜之田○賈氏曰即司勳之賞田也○黄氏曰公卿大夫士庶人於法應賞皆得有之

薛氏曰官田公家之田惟近則易以供不時之需賞田旌功之田惟近則易以給非常之賜牛田牧田則養公牛六畜惟近則易以供祭祀之用故曰任遠郊之地

陳君舉曰廛里不特國中有也而國中為多宅田士田賈田分散在甸稍縣都隨其所在給之不獨近郊

有也而近郊為多官田牛田牧田賞田不獨遠郊有也而遠郊為多凡以上曰不以井為限所頒多寡而載師徵其材賦故獨任之而民田不與焉鄭氏之說不足采且以一端言之謂士田在近郊官田在遠郊夫官胥遍王畿之内若在五百里之間豈可受田於近郊遠郊乎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

黄氏曰郊外四甸之在遠郊之外其中置六遂七萬

五千家餘地盡以為公邑自此至畿疊四處皆有公邑故據此而言之〇圖說曰特於甸地言者言公邑始於此〇陳及之曰公邑之田謂在官之田未頒與人者〇黄氏曰公邑對家邑為名甸田皆井授故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是為丘乘之制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遂共車千乘鄭康成曰公邑六遂餘地非也甸為六遂無餘地蓋其居民一以遂人鄰里鄼鄙縣遂之法施之以存卒伍之制其授田一以司徒井邑丘甸縣都之法施之以蓋丘乘之制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鄰長凡邑中之政相賛則所謂邑者乃參行於鄰里之中而六遂之地十二同止能容七萬五千家非若六鄉有餘民别而

為四郊也其曰公邑以其屬天子也司馬法二百里為州者言其居民如鄉之州也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居良反地

黄氏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謂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內也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謂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也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謂三公及親王子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畺地之中也家邑大夫之食邑也

其在畿外則為附庸之國不能五十里者謂之食邑非謂盡食其地蓋亦使取公田之税而食之有大夫士有府史胥徒皆當有禄盡取給於此而歸其餘於王故謂之稍專以廪禄為義也司馬法三百里曰野言其居民授田悉與甸同也甸為公邑稍為家邑公邑合而聽於遂人家邑離而聽於家大夫費郈武城莒父小都大夫之都鄭以為卿之采地非也卿受地視伯謂之縣者著野法也必著野法者見都鄙之猶

有王田也大都公卿之都也公百里州公祭公伯七十里不言七十里者合之於百里凡伯曰我居圉卒荒芮伯曰孔棘我圉圉畺也其曰畺者言為天子守封畺也又謂之都甸稍縣都猶縣之為縣也甸法四甸為縣四縣為都載師小都曰縣大都名皆互通都鄙之外一以丘甸之法治之故其名通稍不為邑縣畺不為都天子使吏治之而屬乎遂人遂人曰以達于畿是也鄭於遂人曰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非也○王昭禹曰自家邑至大都以官之最尊者與王子弟之愈親為外盖其官最尊其親愈密則其内之盡心於王為盖至外之捍衛於國為盖嚴

陸氏曰王制所謂縣内舉中言之也然則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元士於此受可知凡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有不足盖有通法存焉雖鄉或在畺地雖大夫或在縣地取足於封而已○易氏曰惟内諸侯以禄為主故所任之地與郊甸同謂之田○陳君舉曰古者采地未嘗世守若温原攢茅之田周武王嘗以封蘇

忿生矣周襄王嘗以賜晉文公矣狐氏陽氏復受命於晉以處之葢更狐陽而後至郤氏郤氏而爭其田故單劉二公所以曰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此言一出足以破郤氏之貪於是晉侯俾勿爭若已識其機準是一事則知采地無世守也明矣

圖說曰四郊地居四同甸居十二同稍居二十同縣居二十八同都居三十六同共計百同之地此王畿所以為千里○陳君舉曰先儒以為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其言是也以為中

有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則非矣考封建之法王畿方千里者田方千里公侯凡百里者田方百里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百萬井九百萬夫之地受田者八百萬夫百倍公侯之國夫然後足以為天子都圻鎮撫天下矣若受田止於三萬家則是方百里者三十七五十里者一耳安在其為方千里本根不強何以應千八百國之求乎先王以田制祿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諸侯之下士倍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計口受田積而上之度人情交際之廣俠裁其用度之多寡而受之為公侯者田不百里不足以待天子睦四鄰親九族守宗廟定社稷伯必七十里子男必五十里不可多也不可寡也若鄭氏劉歆之言乃連山川未審田之定數茫然依約以為國者也夫

國之肥磽四方不同故大禹有九等之例後世亦有土色之辨因其地之肥磽以定田之廣狹百里之國提封萬井是為定制豈有先定四封然後去山陵林麓川澤又始以一易再易定其夫家之數乎井田封國帝王之世系百世之根本若根本無法制則萬世將如之何又諸公封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是方百里者六五十里者一矣以鄭氏所言王畿計之合六國諸侯已是與王敵矣尾大不掉豈先王良法〇

陳君舉曰或問載師凡地以何人耕曰只是使食公田之稅耳且如古人以公田養士大夫之家仕宦於朝則有常禄禄食如漢餐錢之類漢雖關内侯亦未嘗有地如二千石以下皆受穀於司農掌金穀之淵

唐室無賦祿之制但令以房廊錢自給當時雖有促錢令史終唐之世賦祿不能定其實封有户者亦不過幾人至太祖始立祿格如俸錢供給錢者皆王介甫始制此事最是然其無収處却令州縣供給錢仰給於公使庫公使庫不能辦此其勢只得將軍資庫錢制而用之如此立法是教天下之人將軍資公使庫合而為一也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

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鄭司農曰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林氏曰載師任土有任其地之所居者有任其地之所征者自廛里至大都此任其地之所居者有遠近也自國宅至漆林此任其征之所出者有輕重也

鄭司農曰國宅城中宅也○鄭鍔曰民為國本本固則邦寧則國中所居蠲其賦而無征宜矣○鄭康成曰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劉氏曰謂國也宅也國即上文廛里任國中宅者上文宅田廛田宅田無征

其餘皆有征矣此但覆解上文自國至都征稅之差更無別少異而兩鄭之說俱非

賈氏曰園即上經場圃任園地廛即上經廛里任國中之地廛則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廛無穀也園則百畝田畔家各二畝半以為井竈種葱韭及瓜是園少利也○黄氏曰廛稅有夫布以夫一廛為名與里布雜征居二十之一里布以里居為名蓋給閭里雜用共服器之屬孟子不欲以室廬蠶桑之稅病民故欲去之○鄭鍔曰園圃所產之利微市廛只以為居貨之所故二十而取一

皆輕之也記者謂廛與陳相願受一廛為氓之廛同非市廛也余以為既言國宅無征則廛里不當有賦今有二十而一之賦其里非居之廛明矣商賈有門關之稅則居貨之所不得不輕之也愚按園廛亦缺之缺臣若馬缺國之圃周氏之汪是也

黃氏曰國中什一使自賦役多稅輕遠郊二十而三役稍簡矣自此去國益遠役益簡稅漸增至十二而止自甸而往通行公田九一之法蓋并雜徵為十二自郊至都役賦相乘除而通平然猶必優內也

陸氏曰甸稍縣都無過十二謂如百畝而徹賦民什

一於一中又以十分為率取二也畿外諸侯以歸公上大略如此

賈氏曰漆林之税特重以其非人力所能作○鄭鍔曰漆之為物特為用之飾舜造漆器羣臣咸諫懼用漆而至金玉富民之道可不禁其奢乎植至於成林則奢意無極特重其征非不仁也

陳君舉曰周制什一之法通行於天下而載師立法多寡不均蓋參之前文而得其說近郊十一則圭田

之稅商賈之田稅所以輕者蓋圭田以當祿奉祭祀商賈既有關市之征不可重也遠郊二十而三則庶人在官者之田賞田之稅畜牧之田稅所以比田稅差重者抑閒民及豪強之家也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則公邑之田稅卿大夫采地之田稅歲貢什之二而有其八是亦優於畿外諸侯矣以上田非民田也故多寡隨宜而取若井田則什一而稅智者不能易此說○又曰此九等之賦皆是公卿大夫所封之地在乎邑者其所得甚薄故以二十而一歸乎天

子或封之以逺近之田者其所得厚乎邑故以十一而歸于天子至於封之以甸縣之都是封之以邑也其所得厚乎田故以十二歸之天子至於漆林之征是其所受之邑其中有漆林之地故利為厚則以二十而五以取之

薛氏曰載師之法非取民之法乃任地之法耳國有宫室吏所治也故無征場圃者果蓏珍異之所出廛里者貨賄財利之所聚其利甚微而不可以厚斂故園廛二十而一宅則退政於朝士則列職於朝賈則服役於朝朝廷之所深卹者也雖受田不可以無税

而所取不可以過厚故近郊十一官田者公家所耕之田賞田者賞賜所予之田牛田牧田牛牧所給之田彼皆得於在官之田雖斂之以稍厚不為過故遠郊二十而三至於六遂之餘地則公邑所受者為甚緊家邑小都大都之所受地視公侯伯子男則受田者為尤富斂之雖加厚而亦不為刻故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若夫事漆林之末作而掌山澤者尤當抑末作而阨之以重斂故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其首曰

凡任地則知其為凡任地者之賦也

陳君舉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以其一為畿內畿內之地方百里者百以其一為郊內鄉遂在焉此天子所自有也而近郊有宅田士田賈田遠郊有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則郊田亦或賦之諸臣而不皆治於天子之吏郊外唯公邑謂之甸所謂閒田也其餘以為家邑謂之稍大夫受之以為小都謂之縣鄉受之以為大都謂之畺公受之凡此皆封君也各衣食其

租稅以歲時頗有入於王府則近郊十共其一遠郊二十共其三稍甸縣都皆十共二是謂九賦蓋輸公上者釐釐如此由此觀之以方千里者九而天子所自有其一誠非自封殖以縱其欲徒以具百官成六軍受四方會朝焉耳等而下之公侯伯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其君毋過十卿禄卿一旅之田大夫一卒之田而又都城過百雉伐冰之家畜牛羊則於禮為大禁大抵大小相維而不相殊絶是之謂均苟

不均則自天子達諸侯不得專有之是故山澤不以朌采地之內有漆林焉則倍蓰其征虞衡雖王官然其歲入非喪紀勿用以經考之九州川浸澤藪名在職方不屬諸侯之版而詩不以圃田繫鄭春秋不以沙鹿繫晉畧可覩矣周季諸侯始擅不朌之利齊斡山海桃林之塞郇瑕之地晉實私之僭侈滋甚往往稱霸甚者至周歲貢百二十金於魏以易溫圃秦人痛懲之罷侯置守以養千八百國之君者養一人而

山澤陂池之入特為禁錢屬少府由是人主獨富強而郡縣單弱天下之禍初起於匹夫然後知周過其歴秦不及期非但仁義之澤不同亦制度之異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黄氏曰里布出於蠶桑宅雖不毛猶出里布屋粟出於藝植田雖不耕猶出屋粟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公田九一之外復有此税以夫屋為名所以給施

散若今之義倉歟民無宅則無里布無田則無屋粟然必出夫家之征在國則出十一之貢在野則出九一之賦一夫百畝之所任家征出士徒車輦給繇役視其費為之數○王氏詳說曰里者方里而井之里何必以為二十五家為里布者布緦也何必以口賦出泉為布且比共吉凶二服是里布所罰以為吉凶二服有宅則有宅征有田與夫家則有田夫家之稅雖因而罰之但屋粟與夫家之征為常法而里布為非常法故屋粟夫家之征言出而里布言有有者不宜有也後世以里布為常法故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民皆願為之氓唐時調法有家則有調而使之出絹去成周法意遠矣

薛氏曰學者為之辭曰抑末作也激游手也抑不思彼無生息蕃養之源而蹙之以刻剥之政民將何所出乎且閭師於不植者無椁而已載師則使出二十五家之布閭師於不耕者祭無盛而已載師則使出三夫之税閭師無職者出夫布而已載師則使出夫家之征何同情而異罰乎所謂宅不毛田不耕與夫民無職事者非為民而言為任地者言耳謂夫都家之長公邑之吏近郊遠郊之所授皆任地者也彼既

任是地則當墾闢田野教督耕桑可也今都鄙郊甸之中猶有不毛之宅不耕之田無職事之民則是上忘於職而忽於政故宅不毛者其長有里布之罰田不耕者其長有屋粟之罰民無職事則又罰其長以夫家之征夫然後為君者不虐於誅斂任地者不困於供輸何者謂所生足以給所取也孟子曰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在諸侯如此

則其於郊甸都鄙者可知○陳君舉曰閭師之罰罰庶民受井田者載師之罰罰有官職及閒民商賈也若圭田賞田公邑家邑小都大都之田商賈之田畜牧之田庶民在官之田何以罰之特重蓋有官者怙勢豪横給以田而不耕授之宅而不毛則剥下虧上多矣庶人在官而不知耕則横取強斂多矣商賈之家畜牧之家有田而不知耕則逐利甚矣凡此皆先王所甚惡故罰之特重也

以時徵其賦

易氏曰徵其賦者謂任地之正賦若里布屋粟以及夫家之征當時不常有故不立為一定之法○鄭鍔曰徵之必以時則上不病國下不病民

陳君舉曰冢宰制國用而財計萃於地官所謂九功者六鄉之中農圃工商山澤之賦閭師掌之九賦者廛里及畺士之有田至於都鄙者之賦載師掌之其市征廛人掌之其野斂縣師旅師掌之徵至於薪芻角羽荼炭之斂各有其人而其歲入泉在泉府穀在倉廩人委積之守在遺人皆司徒之屬而天官大府之所受特市事貨賄之入然後知冢宰制國用者非但二三府區區出內蓋兼總貢賦功之入而以九式

出之以中大夫二人為司會治其最凡焉而以萬目付有司要其財守則固地官之職也周之大計富藏天下不盡歸之公上自九職九貢既皆不領於朝廷之經費而以九賦當歲之百須雖天子不得以意增損於其間者則以其藏在羣有司其節在大臣故也藏在羣有司雖大臣不能侵官以順適其上節在大臣雖羣有司之積若丘山而不敢專輙於下然則分隷二卿示公共防踰越而冢宰所以為獨制國用也

歟周之大政令每如此今見於詩書周公召公並相成王而洛師之役召公先相宅及周公菭卜而後丕作康王即位同召六卿而命仲桓南宫毛者必太保宣王南征程伯休父實為司馬而整六師者大師皇父也是謂一相處内無所不統不但理財然也秦兼天下山海池澤之税屬於少府以給共養謂之禁錢其屬自為尚書蓋周司會之官則是自會其所司不隷丞相漢文帝問丞相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陳

平對以責治粟内史内史今大農也而不及少府則少府為天子私藏雖丞相有不得與聞者而利權始分矣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主徵六鄉賦貢之税者○陳及之曰閭師徵國中及四郊之税縣師徵野之税皆民田什一而税者也○鄭鍔曰或謂六鄉之中二十五家同一閭各設閭胥以統治之矣又有閭師之官何也蓋閭胥

所掌者一閭之征令閭師則掌國中及四郊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征其賦此其職之所以不同也然六鄉有比閭族黨之名獨取閭以名官者康成謂征民之稅宜督其親民者其說恐未盡何則比閭族黨之官無非親民者不獨閭為近民之官而已嘗以縣師觀之有四甸之縣有五鄙之縣有小都之縣而掌征邑之貢賦者則以縣師名之謂其在四百里之地四甸五鄙小都之縣俱可總於是

故也若夫五比之家則合而為一閭閭之百家則合而為一族族之五百家則合而為一黨小而一比則未成為閭大而族黨則各同出一閭欲知民數以任其力而征其賦必當出入乎閭巷之間然後知之為甚悉名閭之意殆由此爾閭師之任既為匪輕故雖以中士為之而命名曰師宜矣○鄭景望曰後世催科之法縣以戶長保長率十人催二三百家之稅既已難矣而定役者止據物力之高下而不問其居舍之廛野故在遠郊而催城中之租居東鄉而督西保之稅姓名居里之不可識逃亡死絕之不可知而破家蕩產之害相尋役

法之為民病也深矣或曰近世三十甲之說亦近於五比為閭之意夫何行之而猶病曰聯民者不輿壄野役民者不本保伍雖以一夫徵十夫之稅而越竟奔走之勞死徙代細之害猶前耳

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賈氏曰閭師徵斂百里內之賦貢故云掌國中及四郊人民六畜之數

鄭鍔曰內而國中遠而四郊有人民焉為邦之本有六畜焉為家之資當悉知其多寡之數然後可量其

力之所能任○易氏曰牛以力而載馬以力而駕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則知其力之為有餘由是任民則農圃之事以至虞衡之事皆其力之所及耕植之貢以至山澤之貢皆其力之所出 量其地然後任以事任以事然後可以待上之政令而責其出賦以供在上者為無愧在民者乃無怨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

澤事貢其物

鄭康成曰貢草木謂葵韭果蓏之屬○易氏曰大宰言任民則任之以其職閭師言任民則任之以其貢惟閭師以貢而論則山澤之職無慮數萬此所以列虞衡為二○鄭鍔曰山澤所出不同其職可以兼言其貢則不得不分也䟽材之利毫末而已此所以不言臣妾○劉氏曰臣妾各有所隸而無地職以任其力也然九職以虞衡為次此以虞衡為後亦山澤之利與民共之

黄氏曰凡任民國中九職雜居與野不同其授地或多或寡或不授地參差不齊故皆使什一自賦圜牧工賈則皆視農夫百畝各足以致其一夫之力而什貢其一畿内無貢謂之貢者言下之所以奉其上也國中貢即賦也什一自賦其實夏法

鄭鍔曰或謂龍子以為治地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以為樂歲寡取凶年取盈周人用徹法今乃有閭師之貢何也余攷康成之説周制畿内

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又攷儒者之説謂大宰任三農之法是助法其法藉而不税載師任地之法是貢法其法税而不藉畿内自有貢法助法不然則閭師之於國中四郊何以有貢耶余謂貢法用於餘地不耕田之處助法用於鄉遂為井田之處

凡無職者出夫布

鄭鍔曰所謂無職則指閒民為臣妾耳臣妾者八職之所役閒民者八職之所恃初無可貢者特使之出

一夫之布蓋使出一夫算口之泉與里布夫家之征異矣然此布非罰布也亦以出為言者既謂之無職殆亦不宜出者也不宜出而出之亦勉之使勵勤耳

○楊氏曰大宰九職九曰閒民雖無常職而使之轉移執事是亦有職也閭師之任民以時征其財則八職之民皆有常職矣凡無職者亦使之出夫布則閭師之征賦亦非不及閒民也先王任民其詳至於嬪婦化治絲枲臣妾聚斂疏財雖婦亦各有職不蠶則不帛不績則不衰故夫耕婦蠶以其衣食無敢不自力者此黎民所以不飢不寒養生喪死而無憾也夫情農自安不容於先王之時豈閭師任民而不及閒民哉蓋閭師任民以征賦為主而轉移執事已列於九職之末故不言也○黃氏曰凡民職業雖不同而

皆受廛居作受廛者必有夫布閒民雖不受廛亦必出夫布如有職業者此所以懲之也○王昭禹曰大宰嘗以九職任萬民大司徒頒九職三事以登萬民則任民以九職為本以三事為輔無職者謂無事於九職也宜有以阨之使任職焉故罰之使出夫布載師言里布者罰出居里之布此言夫布者罰出夫丁之布○林氏曰閒師凡無職者出夫布所以懲游惰至漢始一槩為算賦故高帝紀書云初算賦蓋訛變古重斂害民也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鄭鍔曰先王使民植桑種麻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

時者使之養生喪死無憾然人之情好逸惡勞欲其不惰於本業非有以罰之則有所不勉蓋庶人之家五母雞二母彘畜以為牲不畜則使其祭不得用牲耕以供粢盛不耕則使其祭不得用盛 ○鄭康成曰盛黍稷也不種植則使其死也有棺而不得用椁 ○鄭康成曰椁周棺也不蠶桑則使其衣不得衣帛不績其麻則使其喪不得衣衰凡皆所以恥之 ○易氏曰人孰不念其先亦孰不愛其身於此缺焉能無愧乎玉藻云惰游之冠垂緌五寸亦皆所以愧之也愧之也者勉其怠而作其力也 ○黄氏曰工賈皆不

耕豈可以使祭無盛儒不耕而食孟子所謂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固得通功易事也

鄭景望曰老不帛死不椁喪不衰祭不牲不盛民之所以養生喪死厚終追遠情之所甚不忍咸無焉則罰而懲之不亦甚哉夫然後各致其力而野無曠土各率其職而國無游民衣食足於下貢賦裕於上夫先王之政本以養民因資其力以養國故凡一子一奪一勸一懲皆以豐其原培其本後世任民無政勵民無術予奪勸懲一皆為取民而設民生無以養

死無所葬水旱饑饉枕藉溝壑莫之問而取民之法

顧日益苛牧民之吏顧日益急不亦異乎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名曰縣師者自六鄉以至邦國縣居中焉

○黄氏曰縣師鄉官也而掌天下地域人民六畜車輦之數及徵野之貢賦猶以内統外也以縣為官取四甸為縣之義丘乘之制貢賦之法於是詳焉○王氏詳說曰此天子所以謂之縣官　鄭鍔曰

耕牧之地有名縣者四甸為縣是也六遂之地有名

縣者五鄙為縣是也采邑之地有名縣者小都之田任縣地是也此縣師之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亦名曰縣與上所言三縣之名則同其實則異何以言之王國百里之外為六遂又其外為小都大都尚有餘地不以封人者則謂之公邑天子使吏治焉其官名曰縣師則近而四甸之縣遠而五鄙之縣又遠而小都之縣凡所謂公邑者皆總統於是鄭司農謂四百里曰縣者正謂是也○陳君舉曰周制

以載師專管在官人禄地租賦以閭師專管農田租賦至縣師又通管軍政及野賦甸稍縣都大宰皆是受分地人其中間田則領於王官亦以鄉遂之法治之至於鄉遂只是邦畿之內分擘閭師四郊縣師郊里管仲三分國之法正是鄉遂法五鄙之法正是甸稍縣都法但其制頗有團併以規利整促以便用兵處非先王立法之意

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

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

賈氏曰稽計所計之數皆知之

吕氏曰先王自封建諸侯外有閒田散在諸侯之國或謂諸侯有罪則削其地以為閒田若有功則以閒田增封之天子平時各命王官以掌之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兼天下之閒田以總其目此皆古人封建相維之意○鄭鍔曰邦國者畿外之

諸侯都鄙者畿內之小都大都稍者大夫之家邑邑者六鄉之井地郊里則自國中以至六鄉其地域不為不廣。鄭康成曰郊里郊所居。項氏曰如一里九夫其夫家人民。王氏曰人民在夫家六畜之中則是民之隸也質人所謂人民同意。項氏曰如一家九夫田萊之數不為不多。項氏曰如田百畝萊五十畝之類。鄭氏曰萊休不耕者其畜車輦不為不衆如使縣師盡得而掌之又從而辨之從而稽之非司徒而何然其所掌者止於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公邑則知其不同於司徒矣○史氏曰夫家人

民之增損田萊之荒闢六畜之登耗車輦之備之必待三年大比而稽考於是羣吏始從而廢置則其法略於官府鄉遂矣○鄭鍔曰遠而邦國近而都鄙與夫稍甸郊里之地俱有公邑則俱有羣吏吏有勤有怠則宜有廢有置以勸激之詎可以為餘地而不考之哉縣師於大比之年從而考之知其勤則詔王以置之知其怠則詔王以廢之夫如是孰敢不留意於王事哉說者以為鄉師之職歲終考六鄉之治以詔

誅賞奚為縣師獨於大比則以詔廢置而不及誅賞
無乃公邑之法獨異於六鄉乎余以廢置視誅賞為
輕誅賞視廢置為重鄉師為六鄉之老而鄉師乃公
邑之官縣師止於專治公邑而鄉師於事無所不考
縣師亦鄉師所稽故縣師於廢置之輕者可得而詔
若夫誅賞之重有不得而與焉縣師於大比詔其輕
鄉師於大比詔其重職有尊卑理亦宜然孰謂公邑
之羣吏獨無誅賞以馭之哉

黄氏曰此天下軍籍也其序自外及内著其為一法也調發多用外兵止及郊里六鄉之軍司馬不得而徵發之也六鄉之軍專衛王大比小司徒已考四郊之吏縣師亦考之者小司徒掌教縣師掌斂其賦各行其職必考察之而後其事嚴整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易氏曰戒者戒其豫備○黄氏曰司馬主兵其令不得直行於天下必有縣師閼節此先王微意兵皆民也發民為兵而主民之官不應全不知故使其屬行司馬之法作起也起其衆庶馬牛車輦而後會其車人卒伍邦國都鄙鄉法卒伍雖素定而車人不相須甸稍縣都野法車人相須而縣鄙居民未嘗為卒伍故於此皆以司馬之法會之五人為伍百人為卒離則皆伍聯則皆什百人為卒鄉為四閭野為四里車

徒異部多少稱事○王氏曰車有車之卒伍若司右所謂合車之卒伍是也人有人之卒伍若小司徒所謂會萬民之卒伍是也○鄭鍔曰周制以軍旅會同田役為國之大事不惟須衆庶以為用而馬牛車輦旗鼓兵器皆不得以不備不惟取於六鄉之民亦有時用公邑之民六鄉之吏帥之而至以聽司徒之政令公邑之民為司馬者得而用之縣師聞有是戒則往受其法以作公邑之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之卒伍又會其人之卒伍有旗以為之指麾有鼓以為之

號令有弓矢殳矛戈戟以為之擊刺使之各備其物然後帥之以至○黄氏曰郊兵其吏帥之野兵稍人帥之邦國都鄙各從其主先儒謂鄉師以旗致萬民則帥而至者謂致於鄉師也余以為六鄉之民鄉師之所統治則民宜致於鄉師若夫公邑之民非鄉師之所統治而用民之法本受於司馬則此所謂帥而至者宜致於司馬若受法於此而致民於彼則調發之多少孰從而知之哉嘗考稍人之職掌令丘乘之政令者也若有會同師田行役

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至以聽於
司馬夫以稍人受法於縣師縣師受法於司馬上下
相統出於一律安有受司馬之法乃帥而至於鄉師
乎先儒之說陋於是矣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
賈氏曰都謂大都小都邑謂家邑○王昭禹曰縣師
掌閒田之地内自郊里外及邦國凡餘地皆在所掌
則凡造都邑者合天下閒田言之○鄭鍔曰大司徒

言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此又言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何也司徒所造者畿內三等之采地縣師所造者公邑之地造都邑將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惡可不量其地之廣狹五地之物所生異宜惡可不辨其物之名色○鄭康成曰物謂地所有也名山大澤不以封家邑之里二十五小都五十大都百烏可不制其域之小大封都邑者必有定制故皆以制其域為言○王昭禹曰制其域則為之立疆界大小之限若夫大司徒

言以室數制之即此所謂量其地言以土宜之法辨其名物即此所謂辨其物造之之法則同所造之地則不同所以各言之○黄氏曰凡造都鄙鄉法卒伍令賦邑野法丘乘令賦調發徵斂皆當用之故其所授民皆有數而不使其地有餘不足量其地知其所能容辨其物知其易不易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鄭鍔曰貢賦之出於野者必當以時征之不先時以困民所無不後時以失民所有乃所以惠吾民也説者謂載師閭師皆言以時征其賦此獨言以時征野

之貢賦何也載師所征者任地之賦閭師所征者國中四郊之賦縣師征公邑之賦貢其地乃公邑之閒田故特言野以別之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王昭禹曰掌施惠以振救故以遺人名官○薛平仲曰取之於民而不知所以予之則施報之義乖予之於民而不知所以均之則公平之義泯遺人必繼於

此者先王所以示施報之義均人又繼於後者先王所以示公平之義夫風俗之不善不由於施報之義乖則原於公平之義泯先王設官以寓教而動化風俗之機每形於不言之表則亦何往而非教哉

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

王昭禹曰言邦之委積以别於諸侯國也○賈氏曰此與下為總目○鄭鍔曰先王仁政務在利人而已憫其不足必施惠以予之又謂用物不足則惠有時

而窮欲其不窮則其積也宜厚故立遺人之官使掌邦之委積欲其積之有素然積於此者有限待事之來也不一以一方之積將以施無窮之惠不可也故所積各有地因其地之物以待其地之事則物不匱而惠不竭故自鄉里而下各有委積以待事○黄氏曰鄭謂餘法用非也廩人匪頒賙賜未有所指授儲之以待故可謂之餘法用穀不足則可止也遺人施惠皆有品式不可已者如郊里委積以待賓客豈餘

法用邪又縣委以待凶荒今亦以穀不足而不出可歟大抵司徒教民相賙相救民力之所不能任與其所當任老孤羇旅國皆自當任之本文王恵鮮鰥寡之政國用之不可已者常時給養之一旦以穀不足而止則皆當為餓莩此遺人委積廪人匪頒賙賜皆當於徵斂時與倉人分受之大略如今省司義倉米各有所屬遺人所當用者亦必皆有餘蓄雖凶荒穀不足不得止也遺人與閭師縣師為聯閭師徵鄉賦

縣師徵野賦其事相關郊外曰野五鄙為鄙委人以
甸聚待羇旅野鄙即甸也稍無委積稍賦專給廩祿
宜無餘也凡委積道遠則移用
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
鄭康成曰鄉里鄉所居也○賈氏曰鄉里謂國中○鄭康成曰
囏阨猶困之○鄭鍔曰鄉里之委積出於農民之力
農有囏阨則取以賑恤之出於民還以與民○史氏曰方其
囏阨豈暇遠懇即其居而予之取其近也○王氏曰
恤民之囏阨則司救所謂歲時有天患民病以節巡

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也國及郊野以鄉里為中故恤民之囏阨宜以鄉里之委積

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

賈氏曰門謂十二國門關十二關門出入皆有稅足國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故司門云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鄭鍔曰門關之委積出於商旅之利父老死於王事而其子孫子死於王事而其父老皆死義之家也取諸此以養之使民知利不勝義所以激天下之大義也

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

王昭禹曰近郊五十里六鄉在焉遠郊百里六遂在焉謂之郊里則異於鄉里以在鄉遂之間言之○賈氏曰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以待賓客其賓客至郊與王國使者交接因即與之廩餼○鄭鍔曰芻薪禾米賓客道路之所頒而郊勞之禮實在乎此故積於郊里以待之○王昭禹曰司徒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小司徒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野指郊里之地言之

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

賈氏曰野鄙據六遂在郊外曰野○王昭禹曰遂地謂之野合五鄙而為鄙則野鄙為遂地明矣六遂中有五百家鄙故以鄙表六遂亦可兼公邑在甸地者

鄭鍔曰康成謂羇旅為過行寄止者以經考之乃旅師之所謂新甿蓋羇旅無定名此乃自遠方新徙而來至於六遂未授田之人如王制所謂自諸侯來徙於家者也田雖未授身留於此則用野鄙之委積待之宜矣

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賈氏曰縣四百里都五百里不見稍三百里則縣都中可以兼之特於此三處言凶荒者畿外凶荒則入向畿內取之畿內凶荒則向畿外取之是以鄭即通給解之○鄭鍔曰凶荒則流離入關者多矣故積於縣都以待之如漢時關東水旱流民入關中仰食之類即都鄙之境上以賙恤之不來莩於京師○李景齊曰司徒荒政所以散利或者取具於此獘史氏曰郊里則遠井邑矣賓客不常至野鄙則遠廛市矣羈旅不常有縣都則遠鄉遂矣凶荒不常見皆

俟時而予之故云待也

劉氏曰恤者非恤不可行曰養者直以充其生待者必有以待之皆互文以相見

鄭鍔曰凡此五地委積出於民耶出於官耶以司門觀之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則闗門之委積由此若夫其他余以謂三年九年耕所餘之粟皆積於此

凡賔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

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賈氏曰上經委積隨其所須之處此經委積據會同師役行道所須故分布於道路遠處須多故有積近處須少故有飲食及委　○王昭禹曰衆之所至必有所須故道路皆有委積以待之　○鄭鍔曰賔客之往來會同之畢至師役之竭作其人衆矣道途之所須寢食之不便其何以行之哉遺人之官自國門之外野中之道十里以至三十里

三十里以至五十里近則有廬○鄭康成曰廬若今野候徙有庌也○王氏曰廬小室十里可以飲食而息焉○史氏曰勞其飢渴也　遠則有宿○鄭康成曰宿可以止宿若今亭有室矣○王氏曰三十里則可以宿焉故為大室○史氏曰備其乏絶　又遠有市廬則具飲食以待之宿有路室路室則有委以待之市有候館○王氏曰五十里則四旁皆可以日中至焉故有市也可以候賓旅而館之焉○王昭禹曰先言廬後言館則廬小而館大　候館則有積以待之如是則日無飢渴之憂夜有寢處之便適千里者無宿舂糧之勞亦不至於暴露而茇舍則孰憚於從王事哉然必

以三十五十里為率者正師行不過三十里吉行不過五十里之法以五十里計之則一市之閒有三廬一宿三廬各為飲食蓋所給者賓客會同師役之主將

黃氏曰國中賓客禮積有司供見大行人軍旅糧食廩人供自甸而往其廬有路室有候館自國野達于天下

薛氏曰成周封建之制自諸侯禄地及禄士之外其

閒田之歸於公上者雖領於王官皆藏於天下故自都達境十里有飲食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凡糗糧芻茭具焉以待軍旅故周禮一書經國之用具於九式而軍旅無與蓋所以藏富於民而不明民以用武考之於詩疆埸有積倉之具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糧而左氏亦云衛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夫倉積於豳糧峙於申會蒐之備達於衛境天下之賦藏略可覩矣下至春秋猶有存者齊侯之師僖四年

陳鄭共其資糧扉屨晉入楚境輒得館穀柰何王綱解紐官守曠瘵諸侯遂得以私治其財自用其兵至於京師之饑告飢於列國之晉先王之政掃地矣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鄭鍔曰巡而比之則所積常有其物○王昭禹曰以校叔其多寡史氏曰不使過數又以時頒之則施惠不失其時○王昭禹曰豫備其所須則物足以給其求而無乏事矣由此觀之周人豈欲多藏為富國之計哉後世頭會箕斂損下益上錢貫朽粟紅腐陳

陳相因者固不無也水旱凶荒老孤流離死溝壑者不少以遺人之官廢故也余觀左氏載單襄公假道陳以聘楚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單子謂其滅先王之官必有大咎則賔客館宿之廢又非一日矣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均猶平也○王昭禹曰謂之均人則無所不均與土均異矣均人所均以人為主土均所均以

地為主○史氏曰先王立均人所以均人民人民所食者在乎地故地政地守地職皆由此均焉

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賈氏曰均人所均地政以下總均畿内鄉遂及公邑○鄭鍔曰地政欲取於地者均也政或為正或為征此均地政均力政宜依康成為征蓋考下公旬用民之日知此政當為征地守欲制其域者均也○賈氏曰謂畿内川衡山虞澤虞皆遣其地之人民守護之及其入山林川澤取之者使出稅以當邦賦地職欲

於任其事者均也。賈氏曰若農圃之屬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欲用其力者均也。鄭康成曰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

黃氏曰均人掌均力政自國中推行之於天下猶閭師之民職縣師之軍賦遺人之委積也周禮地職必聯地守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地其政本通而虞衡之地必常辨之不使與民雜因其地之多寡媺惡而均之必使一夫之所受皆足以食其一家不使

有餘不足相懸絕是故地政均則地守地職可均矣民之作業不同必使皆得自盡其力而後任公家之事為之程等與貢稅相補除不使輕重勞逸不相侔是故地守地職均而後力役可均矣力政力役之政令不必改字○王氏曰地政上所以正下地守地職下所以供上人民牛馬車輦之力征則征於地守地職之人而已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

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鄭康成曰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食三鬴為中歲人食二鬴為無歲歲無贏儲也公事也旬均也。劉執中曰旬猶周徧也謂均其民力周徧皆用其三日焉○鄭鍔曰或謂周禮一經於徒役之事以為用民之力事之至大故屢言之今觀均人視歲上下為用民之節不過一日二日三日之差奚為其然余嘗論之是說自前漢始文帝集諸儒剌六經作王制以為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自是

學者不敢違鄭康成覺其不通遂改旬為均曰公事均用三日余嘗笑其鑿古者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南至而畢故衛文公楚宮之作仰占定星之中詩人以謂得其時制則知力役興於農隙之時十月之候營室之中也一旬而三日則一月而九日計冬之三月則二十七日矣年豐則食有餘多用其力不為虐也一旬而二日則一月六日計冬之三月則十八日矣中年食少歉減豐年三分之一

也一旬一日則一月三日計冬之三月則九日矣無年而力役不作減三分之二如以為一歲不過三日奚必諄複作經屢言役事之為大乎

陳及之曰此所役者非師旅行役之事師旅行役遠者二三年近者過時而反安能以歲三日為斷或謂此非師旅行役則人主用民力荒矣殊不知師旅行役之事非歲所常有就使有之則其調發自有定制東征之師三年而歸采薇首尾一年何謂三日審如

是說則無年公旬用一日茍有門庭之寇如東郊之患涇陽之患一日惡可集事是皆書生之說也王制內則云五十不從力征六十不與服戎則力征豈不與戎事異乎陳君舉則曰古者民年三十而事六十而免名在官者三十年約其在官之齒而以歲三日為斷用之九十日而免則終身不復役其說以之從力征則善謂戎事則未可也軍事不得以時日為斷雖愚者亦知其說鄉大夫云國中二十而征野十五

而征夫年十五而使之力役非人情矣當以二十為斷六十而免在官者四十年林勳本政書曰凡調役之法宜使丁夫皆十人為聯歲輪一人祗役一月周而復始凡執役在官則其九人各於其家償其三日之役如此民無道路之勞官無交番之冗公私各得其所周禮所謂五人為伍十人為聯者也想先王用民大要如是若每人役其三日煩擾為甚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賈氏曰凶札即廩人不能人二鬴之歲。王昭禹曰荒政所謂弛力

鄭康成曰無財賦恤其乏用也財賦九賦也。王氏曰荒政所謂薄征。李景齊曰民方資利以自贍安可以稅斂重擾之乎故無財賦

鄭康成曰不收山澤及地稅。王氏曰荒政所謂散利也。李景齊曰有地守地職則有貢矣不收則不責其貢亦不平計地稅也非凶札之歲當收稅乃均之耳。李景齊曰有財賦地守地職之事則必有政不均地政則盡弛之。

黃氏曰特言無財賦者國中九職蓋有不授地而出

征賦者如百工商賈閒民夫布皆是凶札無財賦其見於經者關市不征是也均人掌均力政凶札舍力役是其職也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無預於均人其言此者蓋為均地政凶札最先舍力政甚則弛財賦又甚則不收山澤及地税至此則不均地政每歳均之其中不免常有小小變易則亦常常均之凶札未至於不收地守地職則亦均之不均者不擾動之也力税役賦皆免地政不均可也

李景齊曰一歳之入固國用所由以給今以凶札而悉弛之則何以供一歳之入是以見先王之備凶荒者畜積有素矣

三年大比則大均

鄭鍔曰上文凶札之故而不均特權時之變耳久而不修則法浸以壞故於三年大比時則大均不以一時之變廢萬世之常此紀綱所以不壞也。鄭康成曰有年無年太平計之若久不修則數或鈌。劉執中曰謂國之力役事寡而民之力政尚多三年用民而猶有未

役者故大比之三年之外取其未役者役之所以能盡公旬三日之法　○黄氏曰大均因於大比大比不可移易大均亦不可移易古者大均有禮今制三歲占籍名曰推排歲旱則免雖古法其大意則甚失之矣

周禮訂義卷二十一